

·續三·

「對了！我真笨！我去吃一頓白食不給錢，那不就好吃官司了麼？」
早為什麼不想到，真笨！」

他也不檢點自己的一身襤褸，隨便想闖進一家富麗的餐廳，剛一進門，早就給勢利的夥計們趕走出來，他一想不對，應該去找一家下等的小飯店，好容易挑了一家，夥計也毫不猶豫地給他端上了所點的酒菜，剛拿起筷子夾上塊肥肉，端起酒杯要上口，他那付饞相，可叫夥計犯了疑心一聲喝住了他。

「喂！朋友，帶了錢沒有？」

這一聲大喝，駭得他肉掉酒撒，可是還得裝成理直氣壯似的。

「吃東西能不帶錢的麼？」

「拿出來看看？」

「胡說八道？這是什麼規矩？」

韓阿根想先吃他一塊肉再說，剛要到口可是又給喝住了。

「這裏的規矩是先付錢後吃東西，拿錢來？」

這才把他窘住了，夥計冷笑說：

「嗅！原來是存心想吃白食的，哼。」

韓阿根想溜，可是給夥計一把揪住了衣領，再一把抓住了褲腰，像抓小鷄似的提出了店門，一下子擲在街心，引起了羣衆的轟笑，他躺在地上，人們的笑聲，夥計的獰笑，剛要到口的美酒肥肉，混身的創痛，好半天才能使他自己站起來，踉蹌地向前走，他迷亂了，突然轉身抓住那個夥計，跪下來哀懇他說：

「我要吃飯呀，請你把我關進監牢裏去，我不過是要吃飯呀？」

韓阿根的哀號把他駭了一跳，馬上又作冷笑說：

「你想關進了監牢裏，就會有飯吃麼？告訴你，這兩天監牢裏也在疏散犯人，為的是想吃白食的人也多得很，哈哈！」

夥計一笑，大家都笑，韓啊根的哀號也變成狂笑，忽然計上心來，拾起一塊磚頭隨手擲去，祇聽得一大響，玻璃乒乓碎聲，一霎時，人都圍集攏來，警察也趕來問

「誰擲的，把人家櫥窗玻璃也打了。」

韓阿根倒坦然微笑說：

「是我」

被打碎玻璃的商店老闆也趕來大叫。

「誰打的？抓住他！」

飯店夥計說：

「抓住他有什麼用？」

商店老闆說：

「要他吃官司，賠我的玻璃！」

飯店夥計笑着說：

「他是存心想吃官司的，你瞧他的樣兒，賠得起你的玻璃麼？」

警察說：

「打官司，沒有什麼了不起，頂多關幾天罷了。」

韓阿根急忙說：

「那好極啦！謝謝你？」

商店老闆大叫：

「那麼我的玻璃就白給打了麼，我要揍他！」

老闆拉住他要打，警察急忙說：

「你可不能打他，你不能侵犯他的身體自由！」

商店老闆大叫：

「那麼我的玻璃找誰賠呢？」

韓阿根心裏大為不忍，央求那警察說：

「請你把我抓去，送法院，解提籃橋，那怕你關我個一年兩年」這時候遠處傳來呼喊同警笛聲。

「捉賊！捉賊？」

警察慌忙拔鎗想走，韓阿根却纏住不放，央求說：

「謝謝你！求求你？」

警察急忙洒開他，羣衆也隨着一窩風瞧熱鬧去了，韓阿根進入獄的計劃又告失敗，回頭看見那個如醉如癡的商店老闆，他抱愧說：

「老闆，對不起，我白打了你一塊玻璃！」

× × ×

第十二場 殷先生餓得發昏

殷先生也餓得發昏，對醫生護士同殷太太大肆咆哮。

「原來你們是串通好了，想餓死我謀財害命，我要找法律顧問，招待新聞記者，叫大家聽聽，，一個人光吃麵包怎麼能活命！」

殷太太怒吼說：

「胡說！你想死，我還不許你死吶！」

醫生說：

「殷先生，我們無非是為了你的健康起見，譬如說你的糖尿病，膽發炎，加上血壓……。」

殷太太說：

「別理他，他越活，越胡塗了。」

殷太太把醫生扯過一邊，悄悄地說：

「我想請你把護士換過一個……。」

「你的意思……她服務得不好麼？」

「請你換一個年紀大一點，長得醜一點倒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位……」

醫生恍然大悟，連連點頭說：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不過祇好等明天罷。」

「也好」

× × ×

第十三場 韓阿根與關鐵口

韓阿根擠到街頭人羣裏，聽一個命相家關鐵口展開懸河之口，滔滔地說着：

「諸位！那一位要談談酒色財氣，妻財子祿，流年終身，敝人關鐵口專門研究科學命相法，想當年在西洋外國，承蒙墨索里尼同希脫勒二位邀請看相，敝人預測天機，就謝絕不看，現在果然遭兇橫死，那一位有緣，請來談談不取分文。」

韓阿根想起自己命苦，好奇心動，就擠到前面說：

「請你看看我的相！」

「好！好！好！」

關鐵口把韓阿根端詳一番，就對羣衆說：

「諸位！一個人的相，總要躺下像只弓，走路像陣風，站着像棵松，坐下像只鐘！要像弓風松鐘，那才是大富大貴之相，像這位先生，不是我關鐵口胡說八道，他弓風松鐘一樣也不像，酒色財氣妻財子祿，一樣也沒有份兒，你自己說對不對？」

韓先生連連點頭說：

「對極了！對極了！我是又窮又窘，在監牢裏放出來，老婆嫁了別人，連兒子跟了過去，不過……」

關鐵口拍着胸膛說：

「諸位！這可不是我神相關鐵口自己誇口，眼前就是個證明！」

韓先生說：

「請你再談談我的流年怎麼樣？終身怎麼樣？」

關鐵口攤開手掌說：

「流年五圓，終身拾圓，方才談的算你兩圓。」

韓阿根笑了：

「老實告訴你，今天一大早到現在還沒有一粒米進過口吶？」

關鐵口一把揪住他的胸口。

「原來你是存心來觸我的霉頭，開我

的玩笑?拿錢來!」

「你不是說過分文不取麼?」

「有緣的分文不取，我老子跟你沒有緣!告訴你，我也沒有吃過飯吶!」

「錢沒有，要命倒有一條!」

「不行!」

關鐵口一用勁，韓阿根的破衣胸口，裂了一個大口，兩個人扭成一團，路人轟然大笑，引得警察來了。

「什麼事?」

路人說：

「兩個癟三打架。」

警察說：

「不許在馬路上打架，再打把你們倆都抓進去?」

關韓二人一聽這話不約而同地心平氣和，同時也各把扭住的手鬆開了，關鐵口喜形於色說：

「抓進去吃官司麼?那多好呀?」

韓先生也笑着說：

「關我個十年八年也不在乎?」

警察冷笑說：

「警察局會有那麼閒的工夫來管你們癟三打架?去!大家也散散!」

路人笑着走散，關鐵口取下牆上的布招，韓阿根好奇地問他：

「怎麼?你也想吃官司麼?」

「關了進去，至少可以混幾天。」

「那麼我們倆是同志了，哈哈!」

「同是天涯挨餓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哈哈!」

二人相顧而笑，韓阿根說：

「你自己的相貌堂堂胖胖地很像弓風松鐘，怎麼也會沒有飯吃呢?」

「相書上說，十個胖子九個富，祇怕胖子沒屁股，你想殷秀岑多胖，現在為什麼還在拍電影混飯吃，也就是吃虧在這個上，其實什麼算命看相，都是些胡說騙人，你想，像我這樣的一表人材，為什麼要落魄到這個地步?」

「這一定是年頭兒不對!」

「對啦!這是什麼年頭兒!為什麼我倆不去找點事做，自由自在做人不好?倒想去吃官司，到監牢裏去混飯吃呢?」

「找事做!唉!沒有那麼容易!從前胡裏胡塗地吃一場官司，老婆守不住嫁了人，這不能怨她，怨我自己麼?我想一想我並沒有做過什麼壞良心的事啊?現在找事做，我簡直連想也不敢想!」

「這呀!你我誰都怨不着，祇好怨這個年頭兒罷!」

二人正在說着話，警察又來干涉：

「你們還想幹什麼?走!走!」

關鐵口說：

「我們在說點正經話。」

警察說：

「走!走!」

韓阿根說：

「怎麼連正經話也不………」

警察說：

「走!別找麻煩!」

二人相顧苦笑而行。

第十四場　殷先生想吃天鵝肉

女護士又把烤麵包同白開水端給殷先生，殷先生一見了，就愁眉苦臉地說：

「又是烤麵包白開水!唉!怎麼是人吃的!」

女護士故意調侃他說：

「殷先生，你公館裏的飯真闊氣!就是倜人們吃的，外面普通人家怎麼也比不上他們的!」

殷先生對於吃是十分發生興趣。

「他們給你開的飯好不好，你滿意麼?」

「太好啦!」

「晚飯是什麼菜?」

「嗯……口蘑清燉雞湯，黃燜鴨子，紅燴小牛肉，煎乾大蝦……白汁桂魚，洋葱煎豬排，水菓是真正的美國的 Sun Kist

殷先卅你真好福氣……」

殷先生給她講得直嚥口水按捺不住。

「算啦!還什麼福氣!」

女護士又故作警人之筆：

「我明天怕不能來伺候你啦!」

「怎麼啦!」

「你太太嫌我年紀輕，長得也不太難看，所以想換一個年紀大點，醜一點的。」

「怪不得方才她同醫生在鬼鬼祟祟商量些什麼，哼!我要起家庭革命了!」

「可別為了我呀!」

殷先生聽了這話，翻身跪在牀上：

「為了你?我什麼都肯犧牲，祇要你肯，我就帶你到美國去!」

「那麼她呢?你太太呢?」

「她呀?我早就預備同她離婚!」

「你輕點兒，別嚷嚷!」

「祇要你能相信我?我恨不能把心兒肝兒都掏出來給你!」

女護士看見他那付醜態，眉頭一皺，計上心來：

「現在我們說話不方便，回頭等人靜了，你到花園亭子裏去等我，我們仔細地談談。」

殷先生幾乎掌了過去，吶吶地說：

「真的麼?」

「怎麼能騙你呢?」

女護士關門出去，臨去秋波一轉，嫣然一笑，殷先生頹然倒下：

「想不到我還有一部老來桃花運，哈哈!就說罰我永遠吃乾麵包，也是情願的，哈哈!……」

第十五場　韓阿根與關鐵口同度寒宵

韓阿根與關鐵口挽手同行，不覺來到大廈外的垃圾桶邊，韓阿根問：

「胖兄，你的公館在那裏?」

「天之涯海之角，都是我的公館，你的呢?」

「這就到了，這裏有人家倒下的爐灰，倒挺暖和的，就可惜一牀被子給人家燒掉了!」

「不要緊，我們倆可以背對背靠着，彼此借點暖氣。」

「對!」

二人就在牆下灰上，彼此靠着坐下，韓阿根笑說：

「你胖，倒有點像只沙發椅。」

「你一身是骨頭，像只壞了的鋼絲牀。」

兩個人靜默了一會兒工夫，關鐵口餓火上升無法入睡。

「喂!老弟，這時候來兩斤頂好的竹葉青，再配上兩樣下酒菜，你看怎麼樣?」

「酒要燙得不太涼，也不能太熱。」

「來盤白斬雞好嗎?」

「要胸脯上的肉，又肥又嫩!」

「我要啃骨頭，雞翅膀，雞腳，雞頭最好吃!」

「肥的好吃!」

「骨頭好吃!」

「還是肥的好!」

「唉，吵什麼，一隻雞，肉歸你，骨頭歸我，不就完了麼?」

「那只雞呢?」

「那只雞呀?牠的媽還在牠姥姥家裏做閨女吶，算啦!不許再提，越說越餓!」

「是你先開頭的。」

第十六場　殷先生的桃色風波

殷先生穿着睡衣，披了件晨衣，悄悄地從樓上溜下來，越想把腳步放輕，那樓梯越作怪，很堅實的梯級，大概也支持不了他的重量，吱吱直響，好容易躲過了在客廳裏的殷太太溜進了花園的亭子裏，一個人坐在那邊，越想越得意。

同時，那女護士來到客廳裏對殷太太說：

「殷先生約我到花園的亭子裏去談話，我……」

——未完——